

■ 第一阅读

他被初心驱使

——读《初心》看丁捷 □周梅森

我和丁捷这位年轻作家认识很久了，但并无日常交往，一直到去年，我们被两部作品联系在一起，似乎不频繁交往都不可能了——我的《人民的名义》与他的《追问》，被媒体称为引发2017年反腐文艺热的“一剧一书”，我于是格外关注起他的创作来。

印象中，中年之前的丁捷，写的多是风花雪月的浪漫事，去年《追问》的出版，其创作转换之突兀，让我们有些吃惊。时隔一年，他又推出了大散文《初心》，这回是体例的大转弯，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作案例，因而专门抽出时间，把两部作品通读一遍，读罢，有感慨，有感动，有感悟。总的印象是，这是两部真诚和勇气之作，《追问》是他真诚和勇敢地表达他人客观内心世界，《初心》是他真诚和勇敢地表达着自己真实内心世界。真诚和勇气说到底，也是“初心”的要素，所以我要谈谈《初心》。这篇散文没有散文通常的那种绵柔，那种自我，它以深度个体介入创作，却又充满了理性的刚强，令我忍不住要为之点赞。

丁捷大学毕业后经历了数个工作岗位，其间还远走边疆工作了几年，阅历丰富非一般作家可比。在《初心》里，丁捷结合自己的半生所经、所历、所情、所思、所感、所悟，讲述他的思考：追问精英的败落，必然落脚到初心的丧失；初心的丧失，一度使人与人、组织与人之间的血肉联系，异化为破碎的物质利益关系，万象凌乱，诚信缺失，人人自危的时代大踏步走来；从初心病灶看文化取舍；从初心至上看法纪并举；从初心回归看自我优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把这些行动，看作尽个人微博之力之初心践行。如任彦申先生所期，感召更多的人，走在人心的光明正道。文可化心，文可载道，《初心》是不同于包括《追问》在内的、之前他所有作品的一个独立文本，可以说针对性、功效性最强，是在时代紧急呼唤中，应声报到来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识和历练，中国人在从“物质需求”的觉醒向“精神需求”的觉醒迈进，从“基础设施建设”向“人心建设”进步。如果说《追问》构筑了一个人心工程修补的方位，那《初心》显然构筑了一个人心工程建设的方案。《追问》着眼于引出问题，《初心》着眼于解决问题。丁捷回答问题不光靠智慧，更多的是动用认知、觉悟，尤其要动用作家的那一部分切身的阅历，要捧起自己的一颗心，去一同感受他人的心，感受民族的心，感受政党的初心。“初心”这个乍一听有些抽象、有些概念化的词，就鲜活了起来，具象了起来，亲切了起来。“初心”讲的是大主题，承载了许多共性，文章的气质却更像是作家个人的，彰显着个性。作家表达了本我，也沿着中国血脉揣度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心相。



《初心》受到读者的欢迎，据说热情程度甚至不亚于他非常成功作品《追问》。丁捷让读者进一步感受到真诚与勇敢这两份写作初心的魅力。《初心》的情感是那样的丰沛，接近散文诗化的语言是那样的流畅优美，读者从中享受到了阅读的畅快和美的陶冶，掩卷沉静下来，更是会进入思想的深邃。比如我，就迫切地聚焦到一个问题上：通过《初心》，我们了解到初心的丧失带来的人生落败，部分认知到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政党的初心启蒙、成长、变化和回归，但这些真的太博大，太过“纷纭”！作品有没有提供出一份关于初心的简练概括——到底，我们如何询问自己，初心安在？不忘初心的标准在哪里？

关于初心，有的人认为它的门槛过于高大，甚至常人可望而不可及。读完《初心》，我们明白了“初心”也不是什么复杂深奥的东西，境界虽高，对每个人来说，却是“勇于攀登方可到达”。一个人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和尺度，就可以停留在“初心”里。所以，我从作品里概括出四句话，也许可以算是四点读书心得吧。

一是与人为善——人本存量决定底线。人之初固然性本善，但人之少壮、人之老成是在社会中完成的，是在群体性中发展的，能守持之以恒守得往初善，当然是不确定的。我认为守善是人的底线，这一条底线失守了，人性在社会上、在时代里，是经受不住考验的。丁捷反复提醒读者，你不要丢掉善良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主要是体现在“与人”，也

就是“他善”——这个“他”，可以是个人，可以是群体，可以是民族，可以是国家，甚至全人类全世界。光爱自己或者自己亲近的人，不能叫与人为善。与人为善这件事不能因人而异，而应普度众生。

二是积极向上——文化取舍决定人生。一个人应该以自己的生活姿态、工作姿态、处世姿态体现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心理。应该成为社会大集体里一个正能量分子。《初心》晓谕我们，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拥抱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拒绝甚至败落这个世界；你也不是孤立的，没有世界，没有他人，你无法生存和发展，所以你要散发热量，平衡自我也温暖他人。我就是我，与他人无关，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是有所作为——收放有度决定价值。在我们化为尘土之前，我们都在消耗这个世界，消耗自然资源。如果我们不作为、没有贡献，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索取者。吸血鬼、寄生虫式的人生，怎能是人类的本愿呢？所以，我们要尽力所为，勤奋工作，回馈自然，报效社会，帮助他人。如果你不能创造大的价值，你就不要去消耗大的资源；小贡献就过小生活，小付出就不要乞求大获得。这也叫平衡，平衡是幸福的核心，你付出太多得到的回报太少，你的心里可能会失去平衡；你付出的很少，却在争取得到很多，你的人生就会失去平衡，人生就会失重，就容易撑不住而摔跟头。

四是有所担当——公平博爱决定贵贱。自然有风雨，社会有不平。有初心的人应该主动担当自然的救护者，小到扶起一个树苗，大到参与灾难救助行动，都是担当；有初心的人应当勇敢担当社会的干预者，加入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公平的坚守、正义的执行、大爱的传播。这些看似很大、很空，其实事关人人。没有个体的维护，哪里有全社会的维护？没有人人繁荣坚守，怎么谈得上全社会执守、国家执守？因为有每个个体的担当，家庭才存在，社会才稳定，民族才凝聚，国家才向上。有了这些，作为家庭的细胞、社会和国家的分子，才有起码的尊严可言。

四个方面，简单而又丰富，具体而又高远。原来，留住初心并不难。丁捷告诉我们，初心就在那里，就在你和他人出发的地方，就在那些没有成本、无需投资的精神世界里，就在我们善良美好的本愿里。你丢了，可以找回来。你没有，可以去重建。初心的光辉，一直在普照着人类的行程，也一直蕴藏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富矿，补给着我们的文化血脉。只要你真心想要，它很容易就能滋润到你的心灵，照亮你的行程。

《初心》让我们看到，这些年被认为已经“小众化、边缘化”了的文学，在回归它的理性和智慧，文学完全有能量抒写时代，干预世界——尤其是干预人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丁捷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里，成为我们真正的财富”。这些沉甸甸的东西变成了生命的热情、生活的勇气，变成了温润的文字，“静默无言，就在我心灵深处永盛不衰地开放着”。作者在那些细小和简单的感觉中，听到了花开的声音，收获了深切的力量，那就是澄明自身，在与万物的气息相通中走向开阔的自己。

和整部书生命气息相通，还有作者对生命本身存着一种自信，她始终相信倾听内心声音的，现状就会发生改变，生命也会因此改变。在地坛，与史铁生悲怆的命运相遇，与地坛“古老又生长的那么一股隐秘的生命力”相遇，也感受到地坛赋予人的某种力量——向死而生，洞察了生死，也就洞察了世事和人生。人到中年的作者，经历了人生的悲喜，面对过生死，有了罗曼·罗兰所说的真正的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也有了安定宁静，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栽一草，植一树，养一鸟，游一地，人与物心意相通，情味深厚，互相成就。因为自信，没有沦陷在无比忙碌的生活中，而是守住内心的一份沉静，切近万物的味道、声音、色彩，性合生机、有趣、色彩斑斓的自然。“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万物生动繁复，万物又那么和谐统一，我也是万物中的一员，回归这无限差别又无限和谐之中，接受苦难，看清生命的真相，看清自己。于是，呈现出来的文字就有了笃定的力量，也有了坦然、宽厚和宁静的气息。

作家苏莉从故乡莫力达瓦出发，从《旧屋》《天使降落的夏天》《仲夏夜之温凉时》到《万物的样子》，从最初的充满性灵的文字到今天朴拙地体察和丈量生命的重量，她始终坚持自己生命维度的写作。日常生活的细节、精微的感觉、挺立生活的勇气、俗常生活的氛围美，这些书写特质构成了她的基本风格。她的写作，分享了生活的甘苦，并在这种有痛感、有温度的写作中，出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的体认、辨析、承担、反抗和悲悯。她想通过自己的写作，重新唤起自己，也唤起人们对当下生活的信任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脚踏大地的生活，更加喜欢与这种强大的生生不息的隐秘力量融为一体”，期待作家始终站在坚实的生活中，突破小我的局限，向着那些让人类不朽的那些灵魂、同情心、牺牲、忍耐精神方面拓展、生长。

■ 创作谈

万物有风情，童年也一样。

我出生在一个藏族自治县的偏远村庄，是雪域高原，吃的是手抓，喝的是奶茶。我小时候，村庄里种植的庄稼，最多的是青稞和大麦。

村子很窄，三面环山，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地方是北坡、西坡和东坡。三面山坡各有风情。

我觉得自己的童年有着独特的风情，越来越感到童年的好是近几年的事。

我写的第一篇儿童散文是关于青稞的，发表后，有位读者在一个偶然的见到我之后，对我说：“青稞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呀，我还以为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写的呢！”我想他没说出来的那句话应该是：“原来这么老了。”但我还是很高兴。我把这句话作为对我儿童散文的一个好评。我觉得儿童文学就应该表现出一种年轻的状态，而不是扑面而来的沧桑。

北坡上的事，在去年就进入了我的儿童散文中。

童年时，我把大把大把的时间扔在山坡上，扔在小河边，扔在树林里。那时，哪怕心情再不好，我也没有冷落过任何一面山坡、一条河流和花草鸟虫，而它们也不曾冷落过我，一直在卖力地滋养着我，丰富着我，伴着我成长。

写童年的风情，就好像重走一回曾经走过的路，爬过的山，玩过的田野。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会在路上遇见什么。但走着走着，童年的风物如野溪般向我奔流而来。

我遇见那些熟悉的虫子，蹲下来仔细看它，想起它曾经在我手掌心里爬动的样子，于是，手心就有了麻酥酥的感觉。

我遇见吃过的野果，想起酸的、甜的、苦的味道，于是口水直流。

我遇见那些曾欺负过的灌木，爬过的树。

头顶上的鸟，大小、颜色、嗓音一点没变。那时不认识的鸟依然不认识，认识的鸟有了故人的姿态。

那时候，我们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依然在坡上摆着，很多问题现在还是想不明白。

我不停地走，那些零零碎碎的事物就按照我的意思不停地拼，最后拼出两个饱满光鲜的大字——童年。在这个干净的词里，长着数不清的野菜，飞着认识不认识的各样鸟，爬着各种样子的虫子。于是，我开始写风吹树响，写群山含笑。这些动人的风情都是有来历的。

我觉得有来历有生活的儿童散文才回味无穷，才能打动孩子们。假如童年有路，我在去童年的路上来回奔跑，已经跑烂了好几双鞋。我在自己的童年里溜达，同时也在别人的童年里串门。

那时候，我摸过的圆心，干过的坏事，一件件出现。

那些久远的事物也一定感慨得很，它们变旧变老了又被主人一次次地拿起，一遍遍地擦洗。但我擦去的只是尘土，我一遍又一遍地擦，只为让那些物事露出它们原本的光洁。孩子们的眼睛那么清澈，我应该写出像山花一样耐看、好看的散文。

我尽力避免写出散发陈旧腐味的，长相古板的，让孩子们压抑的文字。我要给孩子们看长相喜人的童年风情。尽管有时童年也活在我的抱怨里，我抱怨那时的风太大，路太陡，但毫无疑问童年终究活在我深情的述说中。我努力把童年的风情和物事写得率真而有趣，质朴而新鲜，体现出儿童散文独有的意趣来。

写面相喜人的童年风情

□ 费晓莉

■ 品鉴

苏莉的散文集《万物的样子》让万物回到从前，回到原点，回到最朴素的生命状态。

“生生之谓易”，万物最朴素的状态是持续不断生长、繁殖。自然、季节、花儿、年的样子，在变化、积存中走向精微的生命深处，物我相与，我们感悟如何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安顿生命。“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常就是这个样子，吃喝拉撒、儿女情长。时光可以流逝，人可以衰老，沧海也可以变桑田，可是，生命在这些具体的日子里展开，情感在这些琐碎中慢慢落实，积存下来，就是一个生机盎然的生命世界。立在其中，作者是一个大写的人，写天地间云起日落，花开花败，有走过人生后的返璞归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寻常的柴米油盐中挣扎，岁月在眉头、心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于是，回望出生地和成长地的一事一物，这些作为个体人生的见证人，刻下了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那么，记录下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相通，共同体验一种生命感悟，这是一本书的文风，更是一个写作者的智性所在：从万物中寻找生命落实的归宿，回到最朴素的状态中，日子在平平常常地过着，生活在从容和跌宕中继续。

《万物的样子》蓬勃向上的生命气息源于作者用细节还原了她最熟悉的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作为生活的专家，作者对寻常守旧的吃喝、风俗、花草、器物等方面有如指掌，信手拈来的日常是经得起推敲的，也是有质感的。沉淀的生活中所积攒下来的经验和体验，成了她写作最为生机勃勃的部分。春天采柳蒿芽，夏天剪豆角，秋天腌酸菜，冬天吃冻梨。当然，还有那油滋滋的酸菜包子，仿佛听见了炼猪油时富足的声音。“世界在变，自然也在变，唯有这些顽强保存下来的饮食记忆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与自己的传统有了一个隐秘的连接通道，可以回望，不会又被丢失的”。故乡的风土人情、世态万象，连通着几代人情感记忆和生命记忆，成了一个地理、经验、精神意义上的写作符号。作者从故乡最普通、最常见、最琐碎的衣食住行、日常劳动和娱乐出发，吃开江鱼、泼冰、放风筝、糊棚贴画儿，这些鲜活琐碎的细节勾勒出了可实证、可接近的真实生活，通达一个开阔的、深远

生命维度的写作

——读散文集《万物的样子》 □赵富荣



的人心世界。回到故乡，就回到了灵魂扎根的地方，回到了精神的来源地。“嫩江流域是我们达斡尔人最主要的生息之地”，在这里留下了祖先的英名和睿智，“让自己的后代在一个与世无争的需勤劳、努力才能收获的土地上筑巢而居，尽享一份生活的安详和自在”。如何安顿我们的生命，如何找回生存的勇气，就是勤劳、努力，就是收获后的安定和自足。

《万物的样子》的生命气息也来源于作者用感觉写作，用“眼睛式、耳朵式的写作”，个体回到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中，反抗遮蔽，澄明自身。偶然来到家里的月季，“自管快活地生长”，“馥郁的香气沉沉地散发出来，充盈在我们旧居的每一个角落”，“不可遏制也不容忽视的生命的力量”，把家里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我细心地培养月季，也觉得“我应该像这些月季，不计较环境怎样在忽略自己，只要可以活下去，就一味执着地用自己强烈的生命意识照亮它们周围的生活”。之后的上学、结婚、新生活的开拓以及在所有困难的日子里，“我”读书、思考、写作、挺立地生活，像月季那么执着和顽强。也渐渐“意识到我们人生里的每一段时光都是不容错过的，总有一些沉甸甸的东西会留下来，留在我们当时误以为是满目荒芜、毫无意义的生命

■ 编辑札记

我为什么要编《中国女诗人诗选》

□施施然

《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终于在2018年5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装裁了太多内涵的诗选顺利出版，让人感慨万千。

女性诗人被遮蔽和漠视由来已久，当然有历史的原因，比如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普遍风气。诗歌史能够流传下来的女诗人，如蔡文姬、谢道韞、薛涛、鱼玄机、李冶、李清照、朱淑真、柳如是等，她们名声的响亮，多因其命运曲折坎坷，情事绮丽跌宕，对她们作品却很生疏，并不了解，甚至，有些女诗人一生的心血之作，或因传播渠道狭窄，或因世事变迁，多有散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情。

近当代情况当然好了许多，教育的普及，民主化带来的男女平等，随后互联网的兴起，博客、微博、微信等电子网络平台的自由传播，使诗人们的作品能够迅速而广泛地被阅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数不胜数的自媒体平台每天推出的数以万计的诗歌，犹如一眼望不到边的水泥丛林，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同样是一种遮蔽。尤其是对于默默写作、并不热衷网络的诗人来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优秀的年度诗歌选本，遗憾的是，所选女诗人作品比例甚少。自然，这也是有历史成因的，比如目前可考的比较有影响的一部女诗人选集《随园女弟子诗选》，也是由随园男诗人袁枚所编。里面收入的吴嘉娘诗句“深院不知春色早，忽惊墙外卖花声”、袁枚诗句“欲卷湘帘问岁华，不知春在几人家。芦花几朵明如雪，吹在横桥曲涧中”。长生诗句“翠幕沉沉不上钩，晓来怕看落花愁。纸窗一线横斜裂，又放春风入画楼”……让人



惊叹其才华绝世的同时，也感到某种惋惜，从这些零散的诗歌里窥见一斑，有太多佳作已经因际遇不佳而失传。

这本《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我们力求女诗人编，女诗人选，真实展示当下最具实力与创造力的女诗人作品。或作为一种态度，或作为对现有选本的一种补充，今后还会陆续编选下去。感谢8位优秀的女编委：海男、潇潇、安琪、金铃子、横行胭脂、谭畅、冯娜、戴潍娜，以足够专业而包容的眼光，组织编选了这本包括新西兰、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年龄跨度从“50后”到“90后”，阵容堪称强大的女诗人年度诗歌选本。当然，因交稿时间较紧，必定尚有遗珠之憾，期待在下一年度编选时再作补充。